

世 / 界 / 经 / 典 / 侦 / 探 / 小 / 说 / 集

世界
经典
侦探
小说
集

侠盗
亚森·
罗宾

侠盗亚森·罗宾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7

新世界出版社
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经典侦探小说集⑦

侠盗亚森·罗宾

[法]莫里斯·勒布朗

卢志丹 译

新世界出版社
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

联合出版

莫里斯·勒布朗

(1864—1941)

法国小说家。受本国侦探小说家爱弥尔·加波里奥的影响,涉足侦探推理文学的创作。其处女作以侠盗亚森·罗宾为主角,一举成名。其后又推出五十多部侦探小说,作品大多以亚森·罗宾为主人公,第一次在法国推出“侠盗”的形象,使亚森·罗宾可与英国的传奇人物“侠盗罗宾汉”相媲美,其作品可称法国侦探文学的经典之作。

目 录

侠盗亚森·罗宾

神探维克多

传环游戏·····	(1)
灰色鸭舌帽·····	(16)
男爵的情妇·····	(29)
逮捕·····	(42)
芭兹莱耶夫公主·····	(53)
国防债券·····	(67)
同谋·····	(79)
旅馆里的战斗·····	(95)
广场中央·····	(112)
A. L. B 文件·····	(128)
焦虑·····	(140)
罗宾的胜利·····	(152)

侠盗亚森·罗宾

彩票·····	(173)
---------	-------

~~~~~ 世界经典侦探小说集 ~~~~~

|                  |       |
|------------------|-------|
| 蓝色钻石·····        | (205) |
| 歇洛克·福尔摩斯出山 ····· | (233) |
| 黑暗中的曙光·····      | (260) |
| 福尔摩斯被劫持·····     | (285) |
| 获得生机·····        | (316) |

## 传环游戏

礼拜天下午，风化组的维克多步入巴拉塔扎尔电影院纯属偶然。在这之前，他在跟踪一名嫌疑犯，但约四点钟时嫌疑犯在熙熙攘攘的可里西大道上消失了。为躲避嘈杂的人流，他在一家露天咖啡馆坐了下来，顺便拿起一份晚报浏览。突然一则短新闻吸引了他：

有消息说，沉寂了数年的大盗亚森·罗宾又重新露面，引起公众纷纷议论。

礼拜三有人在东部一座城市看到了他，巴黎警方随即派人去协助缉拿，但他又一次逃脱了围捕。

“不是东西！”维克多轻声骂道。像所有刚强耿直的警察一样，他将罪犯视为宿敌，对他们从不心慈手软。

他是憋着一肚子气走进电影院的，那里正放映着一部流行的警匪片。中间休息时，维克多口中嘟嘟囔囔，责怪自己不该到这里来看什么鬼电影。正在他要离开电影院时，突然，对面包厢中一个面色苍白，浅褐色的头发向两边分梳的，容貌异常美丽女人吸引住了他。

于是维克多就在楼厅边重新坐了下来。在灯光又突然熄灭前，他已将她头发的色泽和双目的光彩印记在心里，全然不顾银幕上夸张而索然无味的冒险故事，耐心地待到结束。

这倒不是因为他以为自己的年龄还能博得别人的好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皮肤粗糙、两鬓花白、神情古板。总之，一副年过半百、退伍军人差劲的模样，但仍穿着紧绷绷的成衣始

终故作优雅。然而他喜欢欣赏女性的美丽。他借此回想起从前生活中曾有过的快乐。另外,他喜爱自己所干的行业,有时所遇见的女人使他很想了解她们眼中所隐藏的神秘、悲哀,也包括极其简单的生活琐事。

当灯光又亮起来时,那个女人站起身。他注意到她个子很高,衣着名贵,风姿卓约。这些更刺激着他探秘的欲望。可是,正当他靠上前去的时候,楼下观众群中突然出现一阵骚乱,一个男人的声音喊道:“抓贼!抓住那个女的!她偷了我的东西!”

那个女人俯身向楼下看,维克多也把身子向下倾。在下面的中间过道里,一个矮胖的年轻人神情紧张,舞动着双手,近乎疯狂地试图在拥挤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道来。他想要追赶的人大概已经逃之夭夭了,因为维克多和别的观众都没看到有什么女人在逃跑。但他仍在大喊着,气喘吁吁,踮着脚尖,并用肩肘往前挤:“在那边!在那边!她出了大门,黑头发、黑衣服、一顶小圆帽……”。

他说话断断续续、含糊其辞,使别人无法辨认出究竟是哪一个人。最后,他奋力推开周围的人,闯出一条道,跑到出口处。

维克多没有犹豫。他冲下楼,跑到年轻人身边,这个人仍在喊:“抓贼!抓住她!”。

此时,门外街头民间乐队正投入地演奏属于他们的音乐。黄昏的光线中颤动着灰尘。慌张的年轻人好像不知道那个女的向哪边跑,在人行道上呆了几秒钟,眼光向四周搜寻着,接

着好像又突然望见了她，拔腿就朝可里西广场奔去，时而避让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

他现在不再喊叫了，跑得飞快，有时还跳一下，像是在无数的行人中看到了偷他东西的女人。他隐约感觉着从电影院出来，就有一个人一直跟着他跑，几乎与他并肩而行。这给了年轻人很大的刺激，他跑得更快了。

他听到一个声音问：“你看得到她吗？这么多人你知道哪个是你要走的人？”

他上气不接下气低声答道：“不，我是不能明确指出谁是，但她肯定从这条街跑掉了……”

他跑到一条行人稀少的街上。这里要是有一个女人比别人走得快，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

到了一个路口，他对跟他的人说：“你向左拐，我走这条街，我们在尽头会合。是一个黑发小个子女人，穿黑衣服……”

但他没跑上 30 步，便被迫靠在路边墙上，气喘不上来，身体摇摇欲坠。这时他发现那位同伴并没有听从他的吩咐，而是上前友好地扶住了精疲力竭的他。

“什么！”他愤怒地问，“你还在这里？刚才我怎么跟你说的……”

同伴答道：“是的，我还在。但你必须明白一点从广场开始，你实际上是在瞎跑。想想别的办法吧。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多了。有时人不动反倒跑得更快些。”

年轻人仔细打量这位好心人。奇怪的是，虽然此人已上

了年纪,但跑了这么多,他居然像没事一样。

“啊!”年轻人说,表情特别沮丧,“你见多识广……”

“不错。因为我是警察,维克多警探。”

“你是警察?”年轻人反问道,心里七上八下的,两眼发直,“我从未见过警察局的家伙。”

这,对他来说是欢迎还是不欢迎呢? 他向维克多伸出手表示感谢:“你真是个好人的,再见。”

他正准备离去时,维克多叫住了他:“但那跑掉的女人呢? 那个小偷呢?”

“不要紧,我会找她算帐的。”

“我可能会对你有用的,告诉我一些细节吧。”

“细节? 什么细节? 是我自己搞错了。”

他快步离开。警探以同样快的步子跟了上去。年轻人很明显在盲目地乱走,看样子是急于达到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是为了抓获女贼。

“你给我过来。”警探说着抓住年轻人的胳膊,将他拖入一幢房屋,房屋门口的红灯亮着几个字:“派出所”。

“这里? 搞什么鬼?”

“我们需要聊聊,在大街上很不方便的。”

“你疯了! 快放开我!”年轻人抗议道。

“我没有疯,也不会放你。”维克多的语气变得强烈起来,因为扰乱他对影院美人的追逐使他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年轻人把维克多推开进行反抗,在维克多身上打了一拳,却反挨了两拳。没过几个回合他就被制服了,被推进一间屋

子,这屋里呆着 20 多个穿制服的警察。

“风化组的维克多警探。”维克多进门说道,“我有几句话要和这位先生说。不妨碍你们吧,所长?”

警界闻名的维克多这个名字,使房间里的人产生了一阵非常好奇的骚动。所长马上听从了维克多的安排。维克多向他简单地描述了一下情况。年轻人则已倒在一张凳子上。

“累了吧?”维克多大声问他,“你跑得像兔子那样快干什么?小偷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不是她反而是你自己在逃跑吧?”

年轻人又来劲了:“这关你个屁事?我有权利去追一个人,哪怕是个鬼!”

“但你无权在公共场所制造骚乱,就像人们无权在铁路上随便拉响警笛一样。”

“我没有给谁造成伤害。”

“可你伤害了我。我当时正在做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对了!拿出你的证件……”

“没带。”

但他很快就有了。维克多敏捷地、近乎粗暴地搜了此人的上衣,掏出他的皮夹子来检查,然后说:“这就是你的名字,阿尔方斯·奥底戈朗?阿尔方斯·奥底戈朗,您知道这个名字吗,所长?”

所长建议道:“可以打个电话问问。”

维克多拿起话筒,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喂……请转刑侦处……喂,是你吗,乐菲比尔?我是维克多,风化组的。是

这么回事,我手里有一个叫奥底戈朗的人,他好像不太对劲,你知道这个名字吗? 嗯,什么? 对,阿尔方斯·奥底戈朗……喂……斯德拉斯堡来的电报? 给我念一下……对,身材矮胖,两撇小胡子……对……谁负责值班? 埃顿茵探长? 把情况转告他,并让他到乌尔辛街派出所把人带走。谢谢。”

他挂上电话,转身对奥底戈朗说:“你是东部中心银行的雇员,星期四失踪,那天九份国防债券被盗,共计 90 万法郎。你刚才在电影院里被偷的显然就是这笔钱。她是谁? 那女贼到底是干什么的?”

奥底戈朗哭了起来,无法为自己辩解,只得傻乎乎地承认道:“我是前天遇见她的,在地铁里,昨天一起吃的饭。她曾两次注意到我口袋里藏着一个黄信封。今天在电影院,她突然扑到我身上,吻我……”

“债券装在信封里?”

“是的。”

在维克多的追问下,奥底戈朗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滴说出拿走黄信封的女人叫欧芮斯特蒂娜,是个打字员,在一家化妆品公司上班。

“那家化妆品公司在哪?”

“不知道。我们在麻特来纳街附近见面的。”

他,话也讲不清楚反而哭得更厉害了。维克多不需要了解别的了,便站起身,告诉所长留心犯人安全,然后回去吃晚饭去了。

对他来说,奥底戈朗已不再重要了。他甚至感到后悔,因

~~~~~ 神探维克多 ~~~~~

为插手这件事使他失去了同电影院那位美人接触的机会。美人,她是那么的神秘莫测!奥底戈朗这个笨蛋怎能这样不兴趣插到她和维克多中间呢。要知道,维克多是多么喜欢欣赏美丽的陌生女人,多么喜欢探究她们生活的秘密!

维克多住在特尔纳街一间舒适的房子里,一个老仆人伺候着他。他同警察局的关系很松散,同事们都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临时的工作伙伴,而不是恪守纪律的警员。如果他对一件案子没兴趣,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他继续干下去,哪怕是命令和威胁。相反,如果他对一件案子感兴趣的话,那么他就大包大揽,追根究底,最后向他的保护神刑侦处长汇报结果,然后又是杳无音讯了。

第二天是礼拜一,他从报上读到了对昨天那次追捕的报道。埃顿茵探长所作的渲染使他非常不满,因为他觉得作为警察应该保持谨慎。他正想去干点别的,但报纸上又有东西吸引了他:昨天提到的亚森·罗宾出现的东部城市正是斯德拉斯堡。债券是在那里被盗的。“这肯定只是巧合。”他想。因为奥底戈朗这个笨蛋和亚森·罗宾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不过.....

维克多马上从抽屉中拿出电话号码簿,对各个化学品公司做了调查,又到麻特莱娜街走了一趟,直到下午5点钟才查出有一个名叫欧芮斯特蒂娜的打字员在蒙塔伯尔路的化学商行工作。

他给该商行经理打电话后,对方让他马上回去看看。

商行的办公室被薄板隔成许多小间,空间显得很小。他

一走进经理室说出来意后,对方就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欧芮斯特蒂娜,小偷?她就是早报上说的那个逃走的女贼?这不可能,警探先生。欧芮斯特蒂娜的父母都是有身分的人,他们住在一起……”

“我可以问她一些情况吗?”

“如果您觉得有必要……”

经理喊来服务生:“叫欧芮斯特蒂娜来一下。”

片刻,一个瘦瘦的身影走了进来,但模样长得挺可爱。她举动谨慎,神色紧张,似乎准备在最坏的情况下,作毫不妥协的反抗。

这副可怜的外表,在维克多沉着脸问她昨天在电影院从同伴身上偷走的黄色信封哪里去了时,一下子就崩溃了。同奥底戈朗一样,她支持不住了,跌坐在椅子上,哭着结结巴巴地说:“他撒谎,我只是看到地上有一个信封,就捡了起来。今天早上我才从报上知道他控告我……”

维克多伸出手:“信封呢?在你身上吗?”

“不在。从电影院出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能再找到他。我把信封放那边了,我办公桌上靠打字机的地方。”

“走。”维克多说。

她走在前面。她独自使用一个小间,由一副栅网和一张屏风与其他人隔开。她拿开桌边一摞信件,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她飞快地扒开那些信件。

“不见了,”她吓傻了,“信封不知道去哪了!”

“谁也别走。”维克多命令聚在周围的十几名职员,“经理

先生，我来电话时只有您一个人在办公室吗？”

“我想是的……不过……我记起来当时还有会计和我在一起，就是莎珊太太。”

“噢，是这样，她肯定听懂了只言片语。”维克多肯定地说，“谈话时您有两次叫我警探，并说到了欧内斯特蒂娜的名字。还有，莎珊太太和别人一样会从报上知道欧内斯特蒂娜小姐受到怀疑。莎珊太太在？”

一名职员回答说：“莎珊太太总是在 5 点 40 分走，赶乘 6 点钟的火车。她住在圣克鲁。”

“10 分钟前我让打字员到经理室的时候，她走了没有？”

“还没有。”

“你确定她已经走了吗，小姐？”维克多问打字员。

“是的。”欧内斯特蒂娜答道，“她戴上了帽子。当时我俩正在聊天。”

“就是在这时候你被叫到经理室，离开前将黄信封塞到信件堆下的？”

“是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把它藏在胸衣里。”

“莎珊太太看见了你的举动？”

“可能吧。”

维克多看看表，又问了莎珊的一些情况后，知道她四十来岁、红棕色头发、胖胖的身体、穿一件苹果绿的毛线衣。随后他便离开了商行。

他在楼下碰到昨天接管阿尔方斯·奥底戈朗的埃顿茵探长。探长不解地大声问：“怎么，你已经来了，维克多？你见到

奥底戈朗的情人欧芮斯特蒂娜小姐了？”

“是的，一切正常。”

他没多耽搁时间，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赶6点钟的火车。幸运的是他赶上了这趟火车。他一眼就发现他所乘的这节车厢里，没有一个女人穿苹果绿的毛线衣。

汽笛声响起，火车徐徐开动了。

周围乘客都在读晚报。他身边两个人则在谈论黄色信封和债券被盜案。他明白事情的所有细节都已被公之于众了。

一刻钟后，火车到了圣克鲁，维克多马上去找站长。车站出口时被监视起来了。

这趟车乘客很多。当一个棕色头发、灰色大衣里露出苹果绿的毛线衣的女人手持车票想通过出口时，维克多低声对她说：“请跟我来，太太。我是刑侦处的。”

那位太太颤抖了一下，咕哝了几句话，便跟着维克多走进站长办公室。

“刚才您是一家化妆品商行的职员，”维克多说，“您不小心将打字员欧芮斯特蒂娜放在打字机边的一个黄色信封带走了……”

“我？”她平静地答道，“您弄错了吧，先生。”

“那就得罪了……”

“搜我的身？怎么都行，我听您的。”

见她如此自信，维克多犹豫了一下。但如果她是清白的，不是更要为自己解脱的吗？

她被请到隔壁的房间，跟着一名女站员一起走了进去。

在她身上并没有找到黄信封，更没有债券。

维克多严肃地对莎珊太太说：“把你的地址留下来。”

这时又一趟从巴黎来的火车到站。埃顿茵探长跳了下来，碰见维克多。维克多平静地对他说：“莎珊太太肯定把信封藏在什么秘密的地方了。如果你昨晚没有在局里向记者们乱扯，公众就不会知道这个装着巨款的黄信封，莎珊太太就不会想到去偷它，我就会在欧芮斯特蒂娜的胸衣里找到它。这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办案的后果。”

埃顿茵想顶嘴，但维克多又说：

“奥底戈朗、欧芮斯特蒂娜、莎珊，仅仅 24 小时，已经有三个国防债券爱好者了，现在该有第四个了。”

一列去巴黎的火车出站。维克多跳上去，将他的上司探长埃顿茵愣愣地甩在站台上。

礼拜二一早，维克多依然穿着那件紧梆梆的、像从前骑兵制服的上衣，开着他那辆廉价的四座敞篷汽车，到圣克鲁开始了缜密的调查。

他是这样推断的：莎珊礼拜一从 5 点 40 分到 6 点 15 分之间是不会将那么贵重的信封封随便放在什么地方的。她肯定是将信封交给了另外一个人。而她除了在巴黎到圣克鲁的途中还能在哪里遇到这个人呢？因此，调查应该集中在那些和她同乘一间车厢的人，尤其是与她关系亲近的人。

维克多找到莎珊的家，但没什么大收获。她与母亲住在一起，一年来她一直在同丈夫住。母女两人名声不错。平时只与三个老朋友联系比较密切，这三个人昨天都没有去过巴

黎。另外，莎珊那其貌不扬的长相也让人无法怀疑她有什么不轨的行为。

礼拜三，维克多的调查仍然没有取得进展，这让他感到担心：这第四名盗贼会汲取前面三个人的教训，会更加谨慎、隐秘并作好一切准备。

礼拜四，他在圣克鲁邻镇佳尔什的“竞技”咖啡馆里扎营，然后用一天时间跑遍了附近维尔答芙勒、马纳拉哥盖特和塞佛尔等几个镇，了解情况。

黄昏时他回到“竞技”咖啡馆吃晚饭。咖啡馆的对面是佳尔什车站。从圣克鲁通往沃克松镇的大道也经过这里。

9点钟的时候，探长埃顿茵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对维克多说：“你原来在这里。我从早上一直在这个地区找你。处长发火了，说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应该打个电话回去。情况怎么样了？你了解到了什么？”

“你呢？”维克多反问道。

“一点头绪都没有。”

维克多要了两份饮料，自己慢慢品着一杯茴香酒，一字一句地说：“莎珊太太有一位情夫。”

埃顿茵跳了起来：“你疯了！就她也行！”

“母女两人每个礼拜天都要外出散步。四月份倒数第二个礼拜天，有人在佛斯若勃兹林子里碰到她们与一位先生在一起。一周以后，也就是两周前，又有人在沃尔松看到他们三人在一棵树下吃点心。这位先生名叫拉斯科。在佳尔什通往巴黎的方向，离圣居法林子不远处有一幢房屋，名叫‘陋屋’，